

南唐書卷第七

宋 陸 游 務觀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第四

南唐書七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帥崔洪爲軍吏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西爲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初爲小按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以爲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烈祖疎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

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至金陵以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首叅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爲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下價市丹砂惡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劉信平虔州有功爲人重厚沉默烈祖愛之用爲神武統軍出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略守堅城何太懼邪審思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爲之備及保大末周人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劉仁贍善守亦審思之遺績也卒於鎮年七十五廢朝三日贈太師謚曰忠初術者悉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有如此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李德明失其家世鄉里保大中俱爲尙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而天資皆浮躁沾沾自銜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爲鍾李時魏岑已斥復用姦諛彌甚謨德明雖與岑若不同至爲惡則合若符券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擢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歷詆之請選用正人元宗大怒謂建封武人握兵不當輒議國政流建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謨德明自謂君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別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它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自

若謨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文
理院學士元宗雅稱兩人有詞辨辯欲令說周罷兵
遣如壽州城下貢御服及犒軍牛酒世宗前知其
欲以口舌游說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謂曰江南
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於他國與朕隔一水
未嘗遣使修好惟航海通北虜此何禮也今又比
朕六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其不知朕也歸語
若主必臣事我則兵可罷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
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惟曰
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及歲輸

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地不許
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旦暮且下乃曰寡君未
能知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日之誅歸國取表
盡獻江北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
語多諂讓陵肆國人已不堪而德明方盛稱世宗
威德請必割地元宗惡其言宋齊丘力詆割地爲
亡益陳覺言德明賣國以悅敵不可赦德明佻薄
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不行攘袂大言謂周師必
克元宗益怒遂斬德明於都市不復議割地謨因
留不得歸及孫忌之死也謨亦在名中得不死貶

爲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世
宗乃名謨至京師授衛尉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
指於元宗往復數四謨旣矜肆以爲世宗聽其言
江左可籍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
貌皆厚以爲禮部侍郎判尙書省而三省之事靡
不預之勢焰赫然宋齊丘陳覺李徵古之死皆出
其計又白請雪德明之罪贈光祿卿謚曰忠太子
弘冀叅總庶政謨薦其客閭式爲司議郎百司關
啟必由之俄而世宗崩謨自揆無所恃頗若有失
元宗遇之亦寢薄初李德明被誅唐鎬預其事至

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謨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軍都虞候謨素與之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巒帥帳下兵巡都城鎬廉得之因密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制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包藏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國子司業又

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卽日督促乘驛而去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皆悽愴巒出爲宣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聞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問曰卿昔與孫忌使周忌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謨有女感家禍不嫁爲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師建洞真宮名守一爲道職云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爲豪

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事茂貞
死子從儼襲父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長興初從
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所譖遂來奔烈
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及受禪擢殿中
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掌
詔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
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
國之舊尙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
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
之法元宗在東宮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

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首召見慰勉欲
用爲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丘黨惡其不附已坐
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丘出鎮召爲戶部郎
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爲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
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爲樞密副使善
迎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爲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
能勝罷宣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
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
於元宗求爲長史拜戶部尙書知省事夢錫恥爲
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請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

已卒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乃少瘳召爲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財逾月齊丘黨與敗元宗歎曰夢錫平生欲去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之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丘輩元宗辯博曲爲解釋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爲墟矣元宗不

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輒喑鳴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旣沒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讎不敢訾也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欲窮其技能名與宴飲設倡樂奕棊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

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虛白數
爲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
長驅以定大業母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不能從
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
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
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
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名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
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
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元宗南
遷豫章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

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
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
變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
不可屈蓋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
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
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歎卒年六十八將
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尙留一榼吾
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
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溫天聖中仕爲虞部員
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之追號虛白冲靖

先生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迹湖湘隱雲陽山好神
僊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與元
宗遊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遷南都
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
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
而來元宗命毋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爲秘書省正
字彬先歲嘗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
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
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槨

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
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棲路
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況閩人性夷澹隱於廬山四十年衣食乏絕不
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宗聞
其名召見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
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縑衣
三十事俄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
十餘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遊於蘄州

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名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牕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祖自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歎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耳保大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

曰國其幾亡乎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盡言以其素嗜鮓乃使人僞言賣鮓至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遂不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斲而餌之不知所終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老翁了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對飲陷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烈祖輔吳表爲秘書郎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治民求爲縣令方是時士之客於烈祖者率以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言獨如此烈祖以爲不情不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令烈祖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趨走庭下矣曰此素志矣庸何傷乃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令當常治事於此鬼神有祠廟丘壟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

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旣徹爲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爲諸生講得錢卽沽酒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焉酒禿姓高

氏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立寂即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秃酒秃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徐高鍾常史沈三

續江毛列傳第四

南唐書七

南唐書卷第八

南唐書八

宋 陸 游 務觀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第五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卒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尊義祖爲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王江改王魏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亦爲節鎮代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微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場連虎皮爲大帷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客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其言廢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不

視朝者七日斂以衮冕及上方秘器謚曰懷十子皆貴顯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閣中集

徐遊知誨子也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及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入宮省備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蠹政者以兩人爲首後主嗣位好爲文章遊復以能屬文見昵封文安郡公燕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唱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閣狎客之風閒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

顧千里云徒即該文之簾
字竹器也可以去細取粗見
廣韻之作簾見類篇集
韻

遊具以所聞對或遊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義或
古事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亡不悟也遊有巧
思歆器之制久不傳人無知者遊獨以意創製皆
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簡為學士得之暇日試於
玉堂太宗皇帝聞而取視之歎賞不已方金陵之
將亡也徐鍇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籠取已及兄
鉉并遊同納籠中籠之鍇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
俄鍇遊皆以疾卒云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
建州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

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
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
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
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弘義圍之
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感且拔矣而覺延魯岑
各欲功在已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
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
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
弘義乘之我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
方治覺等擅興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

其作亂名爲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奏
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
岑鍾謨李德明用事商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
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
政謀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
敏棄市未幾岑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
月竟死云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拔唐同光末諸郡
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
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

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爲
內應旣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
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
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
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族六
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
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爲都押
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
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
亂於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

以爲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
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
故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
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
持大劔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
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
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其名遣使
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
出夫人使更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尙

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
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爲歙州刺史有
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
外震駭盜投罅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
而無私犯令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
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間
以方略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
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
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
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

擊馳突若神早卒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趨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王師兵已圍金陵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饗奈何乃檄南都留守柴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棹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棧長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舟棧艱阻王師

得設備比至虎蹲洲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王師舟小聚攻之令贇以火油縱燒王師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赴火死糧米戈甲俱焚無子遺烟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以至於亡是時王師上露布稱生獲令贇則非也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令贇繼勳旣懷貳心而令贇孺子復非大將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死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輩宣力圍城中雖天威臨之

豈易遽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
獨乘其任人乖刺而已吾以此知伐國之難也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選尙烈祖妹廣
德公主歷百勝永安二鎮廬陵民尙氣喜訟以先
止爲怯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爲
衰息建州初平崇文安集之民忘其亂又涉武昌
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位兼將相終
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
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里聞者
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

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賜書褒之加中書令
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爲江州指揮使金陵陷
曹彬喻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
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欵則憤形於色亟
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
久受圍此書真僞不可知刺史不忠欲污吾州爾
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善乃帥同列宋德明
等大譁入攻彥賓彥賓懼逃簷雷中執而殺之衆
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爲壽州裨

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略乃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死守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城始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尤多死則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卽昇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狗并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旣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

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太祖薄霽罪徒知饒州民家貲貨鉅萬翰悉取之初太祖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爲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吉州安福人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忠出

應募且請擒盜自洗湔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
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應悉擒戮無遺者
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
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爲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
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潰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
衙開寶中令堅爲吉州刺史茂忠爲袁州刺史金
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
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
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
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

行悉燔州縣軍輿料斂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袁
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擲
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祭
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
見之曰乃汝耶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
慚憤死茂忠還朝病金瘡卒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
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開國宋齊丘辟置幕中
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
而匡舜真率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

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丘且舉匡舜奏上
竟不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
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丘每相語曰宋公誤識
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始表爲節度
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
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
舜上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動人心流撫州然亦
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
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
史輩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

子嘲之謂之陳楠成勝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
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五
謚曰貞

睦昭符金陵人不知所以進保大中爲常州縣刺
史當吳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昭符爲政寬簡
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
光如金蛇遶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懼撫案叱之
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
色徐命舉索納庫中顯德五年元宗旣稱藩於周
秋八月命昭符爲進奏使置邸大梁太祖受周禪

昭符乃更名後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
天子禮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
以鄙語對太祖爲笑因置不問然昭符常往來金
陵時後主數貢奉帑藏空竭昭符市於富民石守
信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
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名不
俟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
於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邸不
得調卒初名匡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徐三王二未胡申緒喬睦列傳第五
南唐書卷第八

南唐書卷第九

宋 陸 游 務觀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南唐書九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羣盜戰敗奔吳事
武王數有功王遇之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
嫚罵之信卽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
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
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
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燕勞之謂昭文曰皇帝
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之名信

日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
舉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
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彥貞信第四子以父任爲
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
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
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黷貨自
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
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
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
擇尤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瀆塘水如初歲入

不可勝計時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竊賂
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民
之能以爲一面長城在鎮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
遽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爲神武統軍及周師侵淮
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
鎮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
李穀慮我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
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兵事裨將武彥
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鬪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爲
快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朝食卽督以進遇周將

李重進於正陽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增一戰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歿于陣南唐喪地千里國幾亡其敗自彥貞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亦不復錄其孤云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

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祕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爲蘄州司士叅軍語在文進傳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爲稱職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正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

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遠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冲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愛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授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戍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起居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尙書陳濬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

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于其家無復在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爲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

使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爲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娶虜公主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尙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實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謂之旻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院

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爲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覺爲之佐謂曰吾蚤莫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尙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以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

御史王仲璉亦劾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元宗命覺馳往鞠之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衆詔賜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于此覺與李徵古皆宋齊丘客徵古者袁州宜春人於齊丘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爲宮官齊丘告歸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于元宗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丘旣召歸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其鋒攻取福州齊丘獨薦覺爲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入朝可不勞寸

亦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弘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劔州恥于無功矯詔召弘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敗績衆潰而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丘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財貶斬州逾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復支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

壽州日危感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周兵之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適語王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于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熾灼道路以目德明旣誅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

如故而徵古爲副使不以敗事自咎方相與挾齊
丘爲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元宗嘗言及家國
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
爲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
徵古驚然自若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
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遽
以爲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
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元宗亟召中書舍人
陳喬草詔實出于憤怒喬固陳不可元宗嘻笑而
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

物覺至迎鑾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大
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
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奉正朔
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獻
詩一首敘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明請
割地爲賣國誅死及是覺身自爲之使還以兵部
尙書致仕徵古先出爲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
遂爲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於有司
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丘覺徵古之
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

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之元宗大怒齊丘旣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于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錕爲給使吳攻宣州錕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錕使德誠入城說進思

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旣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卽愈人皆異之錕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馬部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吾以爲汝功卽擲弓矢就執武王卽拜德誠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爲佐

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
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
自洪州入覲烈祖命宮人逆勞于途百官班謁于
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
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第四子建勳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
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德誠
猶慮讒間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妻建勳以
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于徐氏
爲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賤裘

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
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
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
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
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
命也建勳遽命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
勳擅造制書歸怨于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
制放還私第廣德宮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
父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

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
慰勉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
戚尊遇之與宋齊丘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聽朝
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望
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
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
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
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聽
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
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

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
老又無大疾恙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
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
欲求數年閑適爾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
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斷之旤保大十年
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塚墓鮮不
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
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
文章

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國

且亡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已故生則保富
貴死猶能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
所可否唯諾而已視覆軍亡國君父憂辱若已無
與者方區區請出金帛以贈俘虜真婦人之仁哉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之間爲人堅正不爲
當國者所喜困由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
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
主孱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
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
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大字于篋笥曰吾之

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屈原伍員
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盱江李觀爲之
傳云

南唐書卷第九

南唐書九

南唐書卷第十

宋 陸 游 務觀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南唐書十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旣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器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

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然後
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
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
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于淪
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
赦之疏奏烈祖親札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
乃能力振朝綱詞皆藹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
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
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
後之議者謂義方爲御史彈劾奸邪諫正過失則

可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爲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
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跡散落不得盡
載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爲廝養以戰功
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爲安州節度使任中門
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遣賈仁
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沼至酖殺
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安州漢榮懼
給告曰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
分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烈祖

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人逆金全陳于城外俟金全出殿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而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晉將安審輝追敗之于馬黃谷處恭死於陣承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判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余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師出沐

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莫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卒後閩楚之役興用事者皆

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皇甫暉魏州人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原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元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

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遯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世宗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

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爲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
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爲神衛統軍都指揮
使諸老將繼死繼勳雖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
遂爲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于金陵多蓄聲
妓厚自奉養及開寶中大兵傳城繼勳保惜富貴
無効死之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
見于詞色偏裨有募死士謀夜出奮擊者輒鞭而
囚之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請後主名議事亦辭
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

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從
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轡之斯須
皆盡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時
擢第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
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
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烈祖殂元
宗以喪亂之後因恤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
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時稱其精
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

已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已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由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作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

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尙爲越職况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姦險尙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義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于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托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

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忘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隣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彛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榦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率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

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誼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已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

子之居過于內殿亭觀之侈踰于上林前年建州
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
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
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按爭功誼動京邑
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
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
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
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
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
覆者皆斬昨敕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巳出

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
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
基付之陛下比諸隣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
肆姦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虜
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醢姦臣之肉巳誅二
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
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隣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
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鉏虺延巳不忠
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
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

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皆不死延巳雖蹇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巳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疏耳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盧盧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汨

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謚曰簡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乘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遜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幕府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

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名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

張李皇南江歐列傳
南唐書卷第十

南唐書十

南唐書卷第十一

宋 陸 游 務觀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南唐書十一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頽事烈祖至吏部尙書致仕嘗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巳死人情頗詢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祕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巳右者元宗亦頗悟

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巳負其材藝狎侮朝士嘗
謂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忌憤然答曰僕
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生
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
王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
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
延巳慙不得對給事中嘗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
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
立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
厭之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

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
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
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名爲太弟
太保領潞州節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
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爲大言謂巳之才
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
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
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頽弛吏胥用事軍
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蓋衆而

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嘗曰
安陸之後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
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
嘗少輟此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
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忌曰
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
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
其庶幾乎息卽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爲功乃曰
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
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

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于國以損其功遣使
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
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巳力求
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
罷延巳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
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巳
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
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
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
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

句時喪敗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于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臣相謔詩乃如此延巳晚稍自厲爲平恕蕭儼嘗廷斥其罪及爲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坐死議者皆以爲當死延巳獨揚言曰儼爲正卿誤殺一婦人卽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弟延魯延魯字叔文一名謚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巳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勅改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之歎曰

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遠實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躡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効陳平均分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敕賜錄事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爲驩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爲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弘義入朝旣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文

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濔淖不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軍曹射之簣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噪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俘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議卽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

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延臣爲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感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尙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旌旗戈

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爲敢通吾叛
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
之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大
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
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
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
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
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卿以爲
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
敗不旋踵况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

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死生固無降理
大國亦損數萬人乃可况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
攻城未下饗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
本與卿戲耳豈聽卿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
數十人延魯因奏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
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
進則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
賜遣延魯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後主嗣位延魯
頗自伐奉使之功嘗晏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
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

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旄節留
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待
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視詔放還金
陵卒于家子俱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
後與其弟侃儀价伉入宋繼取名第南唐公卿家
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道咸平間歷
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于仕進然喜言高退事
嘗早朝集漏舍歎曰元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非
僕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素意徐鉉笑答曰上
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始濟陽爲
進士者例修邊幅尙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蹈繩
墨遂亡去渡河客趙魏間唐莊宗建號以豆盧革
爲相革雅知忌辟爲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
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
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覘之忌不顧坐淮
岸捫弊衣齧蝨追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
劉金得之延與語忌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
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
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

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人多憎嫉之而烈祖獨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祕計每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相每鄙延巳悔誚之卒先罷

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爲司空使周奉表請爲外臣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若辭則是負先帝也旣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尙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周世宗以樓車載忌于壽州城下使招仁贍仁贍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王崇質歸而留忌會暑雨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屢

名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
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
反唐人聞之以爲有間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
進表其書于世宗皆斥瀆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
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名見責讓忌正色請死無
撓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
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
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
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
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死乃始追悔元宗

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
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論曰南唐之衰劉仁贍死于封疆孫忌死于奉使
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
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爲國
有人焉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
者以唐爲歸烈祖於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
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
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
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着幘欲冠帽可乎於

虜是誠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氣名人類者烏得不
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
腹心詎不信夫

廖偃彭師曷皆楚馬殷之臣偃虔州虔化人祖爽
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侗儻喜奇節通左氏春
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祕書郎爲裨將戍衡山
縣殷子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師曷不
知其世家自殷時爲將與希萼有舊怨希崇避殺
兄名於是命師曷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
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

在焉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
不快復遣召希萼歸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
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
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請命于金陵元宗爲出師
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曷俱從行而偃爲部署
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豎非
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歎獎之
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殿直都虞候而
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
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

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
謚曰節而師曷不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爲
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曷之事可謂盡
忠所事者而五代史則以爲馬希崇遣師曷偃囚
希萼而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亦同受囚希
萼之指而師曷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爲師曷
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計誘諭而寢其謀及衛希
萼也師曷之計乃無所施是師曷實欲害希萼獨
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十國紀年言兩人

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于故君兩
人實同而偃功爲多不可誣也張廵許遠之事著
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况偃師曷耶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終
南唐書卷第十一

南唐書十一

南唐書卷第十二

宋 陸 游 務觀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南唐書十二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爲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卽以兵付之出奇鏖擊有功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感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于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

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遯堅力戰以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之死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傅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鑽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後收所棄金

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劍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遯文徽暗而貪功卽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果敗

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先進于金陵用鄭彥華
爲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
功號名將遂爲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
然爲大鎮嘗破福州兵于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
朝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
南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敗惟德誠頗
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建隆三年六月誨引病求罷
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劍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
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
焉惟誨之宗族益盛謙與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旄

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進
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
光嗣爲留後明宗卽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
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
檢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已
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
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爲祕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宮
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疎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
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

謝在東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宋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遯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寘軍法齊丘爲之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與

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周人果以籍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爲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

南唐書
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
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輩
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閔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
爲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
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
主喜留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
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賜對
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
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
古有是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

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
命葬梅嶺岡謝安故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
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
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
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

朱元潁州沈丘人本姓舒少倜儻通左氏春秋與
楊訥同爲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
者李平也語在平傳元旣留事南唐以駕部員外
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
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

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爲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每臨戰誓衆詞指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鎬許文縝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

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怒欲自殺其客宋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爲妻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縝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畫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累表乞貸死不從以珠綈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爲垂泣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爲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焉太祖受禪遷汴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卒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

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强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兵將遜之時固未爲雋功而陳覺已不能容此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與爲俘纍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于周雖未卽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之

南唐書卷第十二終

南唐書十二

南唐書卷第十三

宋 陸 游 務觀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南唐書十三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爲清淮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中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爲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

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
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
屯田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爲
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涸輒增戍以
備侵軼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
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
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金全
援李守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
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
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元宗遣神

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十四年正月彥
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營
夜遯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泝淮而上仁贍
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盛以俟閒若遽求戰而
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周人遯必
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
大敗沒於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
宗自將攻城屯於城西北淝水之陽徵宋亳陳潁
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下臨
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

者累月每鼓角四發聲震牆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以故屢敗而終不悟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氣益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世宗還京師揚泰滁和舒蘄諸州皆復爲唐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皆

爲我師襲破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甬道抵城通餽餉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衆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

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爲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衆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之扼吭憤歎世宗知壽州且下心獨嘉仁贍之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贍已困篤不知人監軍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爲仁贍表請降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黃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

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死哭之勸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歎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贍若拜謝庭中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爲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

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列仁贍於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後又嘗寓

家壽春方世宗攻下壽州廢爲壽春縣而徙壽州
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言其夫人
不食五日而卒亦死蓋今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
祀甚盛乾道淳熙之間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
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
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
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
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
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爲
多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

也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於今遂絕
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
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狷潔閉

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輩薦
于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

以招賢佑預其間後主及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
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遷知制誥名草勸南漢書

文不加點遷中書舍人後主每以潘卿稱之而名佑酷喜老
莊之言嘗作文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

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蛭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爲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命是

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事事往而記於心爲喜爲悲爲怨爲恩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行書以贈別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旣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

並爲仁矣時南唐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人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遂使家國悒悒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尙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爲

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旣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所排乃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真宗皇帝憐佑之忠起華於家授故官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

後主非強懷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
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旣死同時
諸臣已默默爲降虜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
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爲人妖雖後之
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悲夫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
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游蒲中客於節度使李守
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陵元宗
爲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叛兩人無
所復命且唐遇之厚因留事唐而訥始自稱李平

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爲尙書郎吳越侵常州欲
以平爲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蘄州不能有
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
元同歸唐慮其不自安名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
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名爲衛尉
卿潘佑好老莊平少爲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平
請復井田法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
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
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詆
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

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
大理獄縊死獄中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故唐爲江淮水陸轉
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爲吳武王謀臣及景王
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爲尙書左僕
射同平章事大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父蔭補千
牛備身遷秘書郎尙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謹
歷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元宗卽位進禮部尙書中
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又出
爲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尙書省遂爲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
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
指言齊丘過咎元宗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
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指於
續續因與夢錫親厚然不能盡用其言也卒爲黨
人所排與夢錫俱補外及爲相雖自以肺附盡忠
不貳然寡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
蟹賦以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
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
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

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
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不學
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
人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將
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尙氣少讀書於長白
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
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
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
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上元令元宗立

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
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
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
呼詬責鋒起匡業尙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
甚不可當也易巍峩喑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
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
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
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
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
失色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爲忤待易益厚遷

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

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名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卽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龔慎儀後主時爲給事中開寶三年高祖欲封南漢未決詔後主諭劉鋹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濶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弊邑

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
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
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
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
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
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
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
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
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
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

相楚尙未可爭而况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劍閣
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
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
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饜道依山
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
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
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
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饜道盡保
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
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效死

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
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史館修撰潘佑之辭也銀
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
漢平乃得歸後主之亡也慎儀爲徽州刺史會昭
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
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爲見拒遣
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爲雄所害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南唐書十三

南唐書卷第十三
冬百正月十四日校汲叔